

花翼精灵

Aprilynne Pik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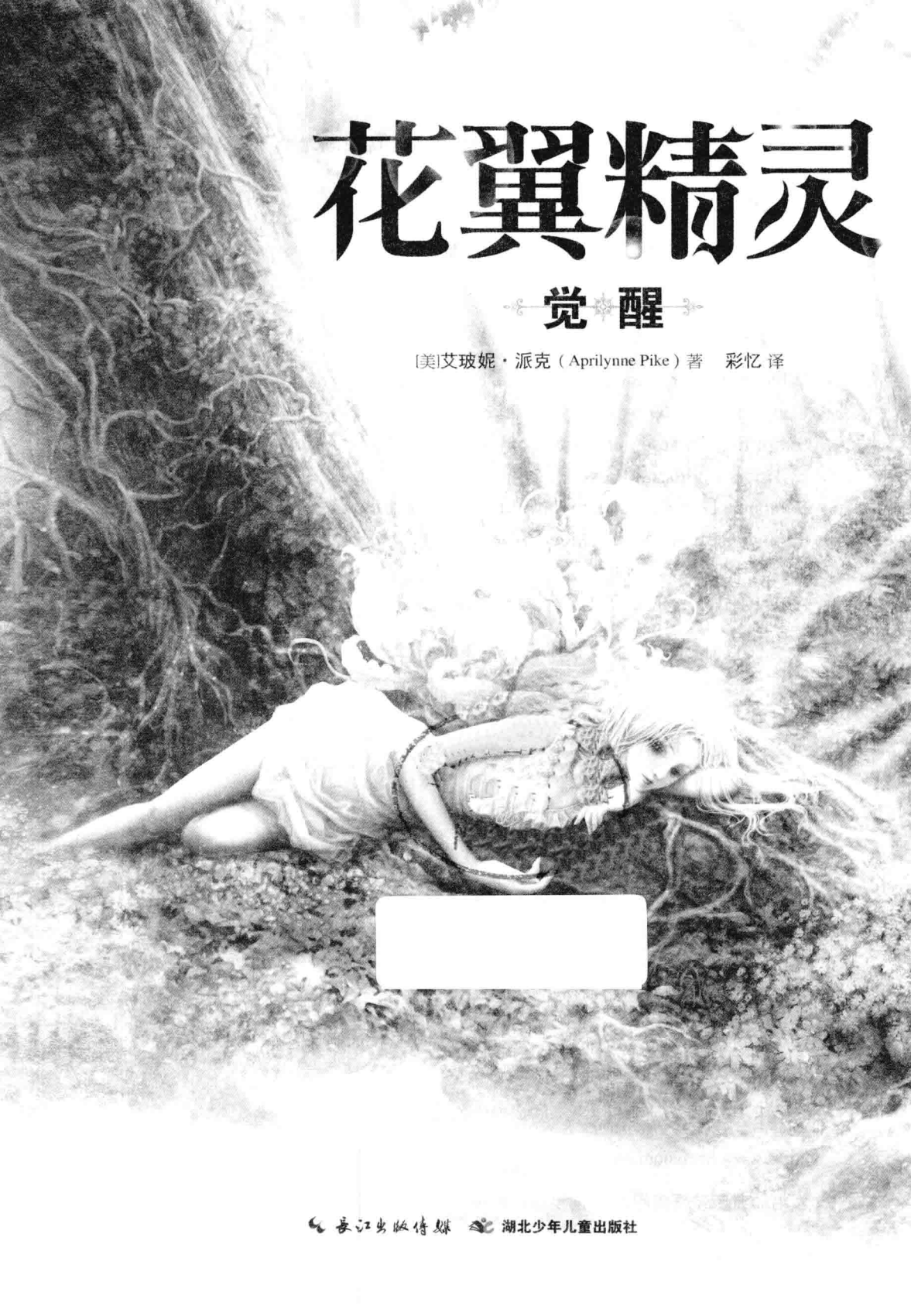
[美] 艾玻妮·派克 著
彩忆 译

觉醒

花翼精灵

— 觉 醒 —

[美]艾玻妮·派克 (Aprilynne Pike) 著 彩忆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翼精灵·觉醒/(美)派克著;彩忆译. —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53-6845-4

I. ①花… II. ①派… ②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4499 号

WINGS by Aprilynne Pike

Copyright © 2009 by Aprilynne Pik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

by Hubei Children's Pre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7-2011-113

翻译版权由台湾三采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授权

花翼精灵·觉醒

策 划:王钊

责任编辑:沈婧 石如

装帧设计:张雪

绘 画:李堃

出 品 人:李兵

出版发行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

印 刷: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16 开

印 张:14

版 次: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353-6845-4

定 价:35.00 元

业务电话:(027)87679179 87679199

<http://www.hbcpl.com.cn>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引



清晨,雾气还未被晨曦给驱散时,体内的生物钟就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。一路打着哈欠,我来到窗边,推开窗户。被淡淡的白色雾气所笼罩的庄园在我视野中若隐若现,使人有种坠入仙境般的奇妙感觉。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,湿润的空气顿时让我精神一振。当我觉醒的时候,我就迷上了这种感觉,一直到现在。我又情不自禁地深呼吸几次,富有轻灵之气的空气在我身体中流动着,湿润的雾气让我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彻底地醒了过来,焕发着生机。

“少爷,您的早餐好了。”老管家的声音从屋外传来。

我答应了一声,走出房间。站在屋外的老管家映入眼帘,老管家的年纪已经很大了,却并没有如普通人那样变得佝偻起来,身躯反而愈发高大威严。我知道他虽然外表看起来苍老,但实际上力气大得吓人。我曾见到他轻易地对付过一头发疯的大水牛。

老管家很忠心,但是不苟言笑,做事也古板,一板一眼的。

早餐很简单,是一份凤梨披萨,但是口味却无可挑剔。金黄的披萨镶嵌着美味可口的凤梨肉,上面涂着奶酪,还撒满了厚厚一层香气扑鼻的玉米粒。

“少爷,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梳洗打扮。”

“嗯?”我埋头苦吃。

老管家一丝不苟地道:“你忘了吗?今天是《皇家日报》采访您的日子。”

“呃……有这么回事啊……为什么约这么早,我还打算睡个回笼觉。”对于打扰我睡懒觉的人,我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。

老管家有些无奈,“少爷,是您要求的这个时间,如果您觉得不合适,我马上和他们重新确定个时间。”

“算了,算了。”我三口两口将凤梨披萨塞进嘴里,嘟囔道,“我可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。”

当我准备好了一切,穿上老管家认为是得体又不失威仪的衣服,《皇家日报》的人已经在客厅中等着我了。

互相打了个招呼,我们就坐下进入主题。

戴着金丝眼镜的胖子露出一个充满喜感的笑容道：“柳先生，如果你没有什么忌讳的问题的话，我就开始问了。”

我淡淡地一笑，客气而又不疏远地道：“请随便问。”

胖子清清喉咙，轻轻地一笑，笑容中露出的狡猾神色让我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。

胖子：“柳先生，作为中国区的精灵，你的头发为什么不是黑色的呢？”

我：“我们精灵一族有一个特点，长时间地吃某种植物，头发和皮肤都会呈现出那种植物的颜色。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吃凤梨和玉米，所以你看我的发色是金黄色的。”

胖子：“真是神奇的特点，令人赞叹。柳先生，精灵一族存在的时间很久，却并不为普通人类所知。我很好奇精灵为什么叫精灵，为什么不叫花妖呢？”

我：“花……妖……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太娘了吗？”

胖子：“嗯，是这个理由吗。精灵都是一些花类植物吗？还是有别的树类植物的精灵？如果有，那精灵为什么不叫植物人呢？”

我能感到自己的嘴角在抽搐。“你说呢……”我的老管家就是一个槐树精灵。

胖子干笑两声道：“不要生气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我知道精灵的身体构造和人类有很大的不同，能和我说一说，你们是如何繁殖下一代的吗？”

我：“女性精灵在花期的时候，背部会生出一朵鲜艳美丽的花朵。男性精灵获得女性精灵的允许，就可以将自己的花粉撒在对方的花朵中，这样女性精灵的花朵就会结果，将果子种下去，就会收获下一代。”

胖子推了推眼镜：“竟然如此神奇。请问柳先生，在国外有没有精灵？他们的生活习性和你们一样吗？精灵是地球上唯一的神秘物种吗？还是他们也有我们普通人并不了解的敌人？精灵又拥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吗？他们是和漫画中的那些超级英雄一样，守护着我们人类吗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看来今早的回笼觉是彻底泡汤了。“你的问题真多啊，好吧，坐好了，就让我给你说一个很长的西方精灵的故事。”

雨魔

2013年9月 南京

罗芮儿踢踏着鞋，踩着一种愉快的节奏，试着驱走她灰暗的心情。当她走进戴尔·诺特高中大门时，每个人都好奇地看着她。

再次确认课表后，罗芮儿找到了生物实验室，赶紧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如果非得待在室内，那么她想坐在至少能看到户外的地方。班上其他人慢慢鱼贯而入。某个男孩走到教室前排时，朝着她的方向微笑。她试图挤出一个微笑响应，真希望他不会认为她在皱眉。

一位个子瘦长的男人，自我介绍是詹姆斯，然后开始分发课本。

——植物和动物的分类，这部分她还了解——接着进入基础人体解剖学。大约从 80 页开始，课文开始像外星语了。罗芮儿低声咕哝着。这将是一个漫长难熬的学期。

詹姆斯先生点过名后，罗芮儿认出几个早上和她一起上第一、二堂课同学的名字，而即便只是把其中一半人的脸孔和名字连在一起，都得花上她好一段时间！她觉得自己仿佛在这些不熟悉的人海中迷航了。

母亲再三向她拍胸脯保证，每一个高二的学生都会有相同的感受——毕竟这也是他们高中开学的第一天——但没有任何人看起来像是迷失或害怕的样子。或许在公立学校待过几年后，就会习惯了？

过去十年，罗芮儿在家自学的效果不错，她找不出有需要改变的理由，但她父母决定为他们唯一的宝贝女儿做最正确的选择。5 岁时，在个迷你小镇家中自学，对她来说似乎再适合不过。但现在他

们显然认为，她已迈入15岁的花样年华，得去一个稍大点儿的城镇上公立学校才恰当。

教室渐渐安静下来，老师正重复叫着她的名字，罗芮儿回过神来。

“罗芮儿·苏威尔？”

“有！”她赶紧回答。

詹姆斯先生透过镜框，研究般地盯着她，令她有些不安。然后他继续点下一个名字。

罗芮儿松了一口憋住好久的气，抽出笔记本，尽量不引起注意。

在老师解释学期课程时，她的眼神一直飘向之前对她微笑的男孩。当她发现他也在偷瞄她时，罗芮儿强忍住嘴角泛起的笑意。

等到詹姆斯先生终于大发慈悲地放他们吃午餐，罗芮儿如释重负地将书滑进袋子里。

“嘿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眼前站着刚刚一直偷瞄她的男孩。最先吸引她的是他的眼睛：亮蓝色的眸子，与他带着橄榄色光泽的肌肤形成强烈对比；这样的颜色组合看起来有种不协调的美，甚至有种异国情调。他微卷的浅棕色头发稍长了些，披散在额前，画成一道柔软的弧线。

“你叫罗芮儿，对不对？”在这双眼睛下方的，是一抹温暖但自在的微笑，露出他极为整齐的牙齿。可能矫正过吧！当罗芮儿这么想时，她的舌头无意识地舔过自己同样整齐的牙齿。多幸运，她可是天生的。

“是啊。”她的声音卡在喉咙里，开始咳嗽起来，她觉得有些窘。

“我叫戴维。戴维·罗森。我、我是来打个招呼的。欢迎你来到新月市，就这样。”

罗芮儿挤出一丝微笑。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
“想和我、还有我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餐吗？”

“哪儿？”罗芮儿问。

戴维疑惑地望着她：“在……学校餐厅？”

“喔。”她失望地说。他看起来很友善，但老是关在室内让她烦透了。“事实上，我正打算在户外找个地方吃午餐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不过还是谢谢你。”

“户外野餐听起来不错。想有个同伴吗？”

“你是说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我的午餐就在背包里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此外，”他说，将背包换到另一边的肩膀上，“开学的第一天，你不该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。”

“谢谢。”在一阵小小的犹豫之后，她说，“这主意不错。”

他们一起走到教室后头的草坪，找到一块不太潮湿的草皮。罗芮儿把她的外套铺在草地上，席地而坐，但戴维仍穿着外套。“你不会冷吗？”他怀疑地看着她的牛仔短裤和背心。

她踢掉鞋子，将脚趾埋入厚厚的草皮中。“我很少觉得冷——至少不觉得这里有多冷。如果换成会下雪的地方，我可就惨了。但现在这种天气对我来说超棒，”她有点尴尬地笑了笑，“我妈总是开玩笑说，我是个冷血动物。”

“你真幸运，我五年前从洛杉矶搬来这里，到现在还是不习惯这里的天气。”

“没那么冷吧！”

“当然，”戴维微笑着说，“但也算不上温暖啊！在这里待了一年后，我跑去查了天气记录。你知道吗，7月和12月的平均温差竟然只有14度？这儿的气候还真异常呢！”

当戴维吃着三明治时，他们陷入了沉默。罗芮儿用叉子戳着色拉。

“我妈帮我多带了一个杯子蛋糕，”戴维打破沉默，“想吃吗？”他递上一个有美丽蓝色糖霜装饰的杯子蛋糕，“这可是我妈亲手做的。”

“不了，谢谢。”

戴维疑惑地看了看她的色拉，然后再看了一眼杯子蛋糕。

罗芮儿明白他在想什么，于是叹了一口气。为什么大家第一个

想到的,总是“减肥”呢?她绝对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嗜吃蔬菜的人。罗芮儿用指甲敲了敲手上的雪碧:“这可不是无糖的。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——”

“我是素食主义者。”罗芮儿打断他,“事实上,是非常严格的那一种。”

“哦,是吗?”

她点点头,然后僵硬地笑了一下:“蔬菜怎么也吃不腻,对吧?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戴维清了清嗓子,“那么,你是什么时候搬来这里的?”

“5月的时候。我时常去帮我爸工作——他在市中心开了一家书店。”

“真的吗?”戴维说,“我上个星期才去过那儿,是间很棒的书店——但我记得没看到你。”

“这得怪我妈,她整个星期拉着我四处血拼开学用品。这是我第一年开始不在家自学,她坚持我的学校用品准备得还不够。”

“在家自学?”

“是啊,可是今年他们却逼我来上公立学校。”

他笑了开来。“嗯,幸好他们这么决定。”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杯子蛋糕,一会儿才开口,“你会想念以前住的小镇吗?”

“有时候,”她淡淡一笑,“但这里也不错。我之前住的欧瑞克镇非常、非常的小,大约只有五百个居民。”

“哇,”他轻声笑着,“洛杉矶也只比它大一点点。”

她大笑出声,结果被雪碧呛倒。

戴维似乎正准备要问别的事,但上课铃响了,他只好微微一笑说,“我们明天能再像这样一块儿吃饭聊天吗?”他犹豫了一秒钟,接着说,“也许,我的朋友可以一起来?”

罗芮儿的直觉反应是拒绝,但她喜欢有戴维做伴。此外,多和别人相处是她母亲坚持要她今年来上公立学校的另一个原因。“当

然，”她在失去勇气前赶紧开口，“那一定会很有意思。”

“太棒了！”他站起来，然后伸出手拉她起身。他咧嘴开心地笑了一会儿，“嗯，我……那就待会儿见吧！”

罗芮儿凝视他离去的身影。他穿着夹克和宽松的牛仔裤，看起来跟其他学生没什么两样，但那沉着脚步却很与众不同。罗芮儿不禁羡慕起他那么自信的步伐。

也许她有一天也办得到。

罗芮儿将背包丢在橱柜上，滑进一张高脚椅中。正在揉面团的母亲莎拉抬头看了她一眼：“学校还好吧？”

“烂死了。”

她的手停了下来：“注意用词，罗芮儿。”

“嗯，但真的就是这样嘛！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了。”

“你得花点时间来适应，甜心。”

“大家都盯着我，好像我是什么怪胎似的。”

“他们盯着你，只不过因为你是新生啊！”

“我看起来跟大家都不一样。”

母亲笑了：“你希望自己跟大家一样吗？”

罗芮儿转了转眼珠，但她不得不承认母亲是对的。她或许是在家自学，还有点孤僻，但她知道自己看上去超像那些在杂志和电视上出现的青春美少女。

她很喜欢这样的自己。

青春期一直对她很好：罗芮儿那近乎半透明的白皙皮肤光洁无瑕，从没长过青春痘，一头金发也从不曾为油腻所困扰；小而精致、属于15岁女孩娇嫩的完美鹅蛋脸，配上一双浅绿色的大眼睛。她的身材一向苗条，但又不至于太瘦，甚至在这几年中，姣好的身材曲线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；她的四肢纤长而美丽，走路时有如舞者般优雅，尽管她从未接受过舞蹈课程的训练。

“我是说我的穿着打扮跟他们不一样。”

“只要你喜欢，也可以穿得像其他人一样。”

“没错，但他们都穿着笨重的鞋子、紧身牛仔裤，还有像是套上三件上衣，层层混搭那种装扮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我讨厌紧身衣。它们会害我发痒，让我觉得很别扭。说真的，谁想穿笨重的鞋呀？”

“那就穿你想穿的。如果那些想跟你做朋友的人，只因为你的穿着打扮就逃之夭夭，那他们就不会是你想要的那种朋友。”

典型的老妈式唠叨。甜美、诚实，却没什么帮助。“可是学校好吵。”

她母亲停下揉捏面团的动作，将刘海从脸上拨开，在眉毛上留下一道面粉的痕迹：“甜心，你不能指望整所高中会像只有我们母女俩在一起时那么安静，讲道理一点。”

“我很讲道理啊！我说的又不是那种避免不了的噪音，可是他们像猴子一样横冲直撞，还会尖叫和大笑、声嘶力竭地鬼吼。他们甚至在置物柜前亲热！”

她母亲把手叉在臀上：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有，那些走廊都太暗了。”

“才不呢，”她母亲说，语气稍微带点责备，“上星期我才带你参观过整所学校，所有墙壁都是白色的。”

“但它们没有窗户，只有那些可怕的日光灯。那种灯光太假了，走廊里一点真正的光线都没有。反正就是很……黑！我好想念欧瑞克镇。”

她母亲开始把面团揉成面包的形状：“说说今天有什么好事发生吧。我可是认真的。”

罗芮儿晃到冰箱前。

“不行，”她母亲举起一只手制止她，“先告诉我有什么好事。”

“嗯……我认识了一个不错的人，”她绕过母亲的手臂，从冰箱抓

出一瓶汽水，“戴维……戴维什么的。”

这下轮到她母亲翻白眼了，“可不是！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小镇、送你上一所新的学校，然后你第一个认识的却是男孩子。”

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！”

“我开玩笑的。”

罗芮儿静静站着，听着流理台上拍打面团的声音。

“妈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罗芮儿深吸一口气：“我真的得继续上学吗？”

她母亲揉了揉太阳穴：“罗芮儿，我们已经谈过了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别说了，我们不要再争论这件事了。”她靠着流理台，与罗芮儿面对面，“我认为我已经无法胜任在家教育你的工作了。老实说，或许我应该让你从初中开始念起才对。从欧瑞克到这儿是一段很长的路程，你爸爸得每天上班，而且……总之，是你该上学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但你可以订购那种家庭教育课程，我在网络上搜索过了，”罗芮儿赶在母亲开口前说，“你其实不必真的教我，教材里什么课程都有。”

“那得花多少钱？”她母亲问，她的声音平静，扬起一边的眉毛。

罗芮儿沉默下来。

“听着，”她母亲说，然后停顿了一下，“几个月后，如果你还是讨厌上学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考虑看看。但在我们欧瑞克镇的房子卖出之前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做其他的事，这点你也知道。”

罗芮儿低头看着流理台，肩膀沮丧地垂下。

最初他们搬到新月市是因为她父亲在华盛顿街买了一间书店。年初时，他开车路过那儿，看到一间挂着“出售”牌子的歇业书店。罗芮儿还记得爸妈讨论了好几个星期，构思买下这间书店后可以做些什么——这是他们刚结婚时共同的梦想，只是一直存不到足够的钱。

然后，在4月末，当罗芮儿的父亲还在尤里卡的公司工作时，一

一个叫杰里迈亚·巴恩斯的人找上门,表示对他们在欧瑞克镇的房子很感兴趣。那时她爸爸兴奋得几乎是一路跳着回家。随之而来的是——一连串旋风般的变化,罗芮儿根本记不得每件事的先后顺序。5月初,爸妈花了几天时间与布鲁金斯的银行交涉,接着他们就买下了这间书店。于是,他们从欧瑞克镇的小屋,搬进新月市一间更小的房子里。

几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,但到目前为止,和巴恩斯先生的交易还没有敲定。直到这一切尘埃落定前,他们的手头都会很紧。父亲得花很长的时间在书店工作,而罗芮儿则被困在高中的学校生活中。

母亲轻拍她的手,温暖而充满抚慰:“罗芮儿,除了在线教材太贵之外,你还需要学习克服新的事物,这样对你比较好。明年你可以先修大学课程,或是加入球队和社团,它们对你的大学入学申请会很有帮助。”

“我知道,但是——”

“妈妈说了算,”她带着微笑,稍稍软化了她严厉的语气,“你还是得去学校上课。”

罗芮儿哼了声,手指开始沿着流理台上瓷砖间的水泥缝胡乱画着。母亲将烤盘放进烤箱中并设定定时器,时钟开始“滴答”作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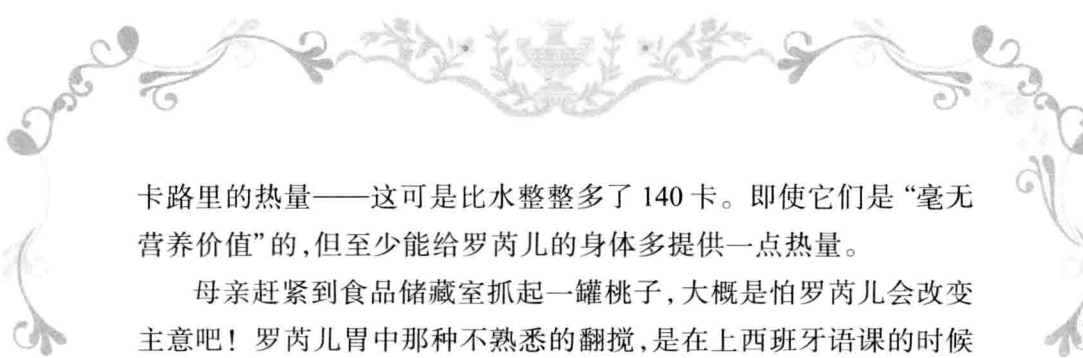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,可以吃一些你做的桃子罐头吗?我饿了。”

她盯着罗芮儿:“你饿了?”

罗芮儿的手指在汽水罐凝结的水珠上画着圈圈,避开母亲的目光:“下午就饿了。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。”

她母亲多少有点大惊小怪,但她们都知道这个情形很不寻常。罗芮儿很少会觉得饿。多年来,罗芮儿的父母一直对她古怪的饮食习惯伤透脑筋。她每餐都会多少吃一点,好让他们感到放心,但她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需要这些食物,更谈不上享受它们了。

这也是她母亲最后同意在冰箱中摆满雪碧的原因。尽管母亲对碳酸饮料有害人体健康的说法很不以为然,却也无法否认它有 140



卡路里的热量——这可是比水整整多了140卡。即使它们是“毫无营养价值”的,但至少能给罗芮儿的身体多提供一点热量。

母亲赶紧到食品储藏室抓起一罐桃子,大概是怕罗芮儿会改变主意吧!罗芮儿胃中那种不熟悉的翻搅,是在上西班牙语课的时候开始的,就在最后一堂下课铃响前20分钟。回家的路上,饥饿感是有所消退,但并没有完全消失。

“吃吧,”她说,把碗放在罗芮儿面前,然后转过身,给罗芮儿留点隐私。罗芮儿低头看着盘子。母亲很谨慎地分配了分量——半个桃子以及大约半碗汤汁。

她小口小口地咬着桃子,盯着母亲的背影,期待她会回过头偷看。但母亲只是自顾自地忙着做菜,一次都没有回头。罗芮儿觉得像是输了一场想象中的战斗似的,所以当她吃完桃子后,便悄悄从橱柜上将背包拿下,趁母亲回过头之前,踮着脚尖轻声走出厨房。

生物课下课铃响起，罗芮儿赶紧把令她头痛的生物课本尽可能地塞进背包深处。

“第二天上课还好吗？”

罗芮儿抬起头，看着面对她坐在实验桌另一头椅子上的戴维，“还好，”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她都记得老师的第一次点名。

“准备好一起吃饭了吗？”

罗芮儿想给他一个微笑，但嘴巴却不听使唤。昨天答应加入戴维和他朋友的午餐约会，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。但想到要和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共处，她就不由得畏缩起来。“走吧，”她说，只是语气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“你确定？不必勉强的。”

“不，我确定，”她急忙说，“让我收一下东西就好。”她慢慢地收拾起笔记本和笔。

当她不小心把一支笔扫到地板上时，戴维帮她拾起，并把笔递还给她。罗芮儿接过去，但他没有放手，直到罗芮儿抬头看他。“他们不会咬人的，”他认真地说，“我保证。”

走廊上，戴维包办了所有谈话，一路叽里呱啦地直到进入餐厅。他朝某张长桌尽头的一群人挥手。“来吧，”他说，一只手轻轻搭上她的背。

被人这么碰触的感觉有点奇怪，却也奇妙地令她感到安心。戴

维领着她穿过拥挤的走道，一抵达桌位，他立刻放下手。

“嘿，各位，这是罗芮儿。”

戴维轮流向她介绍每个人的名字，但五秒钟后，罗芮儿忘得一个也喊不出来。她坐在戴维身旁，试图跟上周遭谈话的只言片语。她心不在焉地拿出一罐汽水、草莓菠菜色拉和半个浸在桃子汁中的桃子——那是母亲早上替她打包的午餐。

“色拉？今天可是千层面日，你却在吃色拉？”

罗芮儿望向某个棕色卷发女孩，她面前是满满一大盘学校餐厅的午餐。

戴维在罗芮儿试着回答前赶紧开口：“罗芮儿吃素——非常彻底的那种。”

那女孩低头瞥了那一小颗桃子一眼，而且扬起一边的眉毛。“我看她还不只是吃素。素食主义者连面包之类的东西也不吃吗？”

罗芮儿紧张地笑了笑：“会吃一点。”

戴维翻了个白眼：“对了，正在‘审问’你的这位叫雀儿喜。哈啰，雀儿喜。”

“看起来好像你正在进行某种超严苛的减肥法。”雀儿喜说，没理会戴维的招呼。

“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刚好喜欢吃这些东西。”

罗芮儿看着雀儿喜的眼神转回到她的色拉上，感觉到会有更多问题劈里啪啦地从她嘴里冒出来。看来讲实话应该会比回答 20 个问题来得好些。“我的消化系统不太能处理一般食物，”她说，“除了水果和蔬菜以外的任何东西，都会让我觉得想吐。”

“真奇怪，人怎么可能光吃这些绿色的鬼东西？你看过医生了吗，因为——”

“雀儿喜！”戴维的声音尖锐但轻柔，罗芮儿怀疑餐桌上有没有人听见。

雀儿喜只是稍稍睁大了她的灰眼睛：“哦，对不起，”接着微微一

笑，整张脸都因此亮了起来。罗芮儿忍不住也对她微笑。“真高兴认识你。”雀儿喜说，然后开始埋头吃饭，甚至没有再看罗芮儿的食物一眼。

午休时间只有 28 分钟——任何人都会觉得太短了——但今天感觉起来却像漫长得没有尽头。餐厅很小，声音像乒乓球一样在四周墙壁间回荡，凌虐着她的耳朵，罗芮儿觉得好像所有人同时朝着她大喊。戴维的几个朋友曾试着跟她聊天，然而当室内的温度似乎每分每秒都在升高之际，罗芮儿根本无法专心。她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。

早上她选了件宽松的T恤，而非惯穿的背心，因为昨天的装扮令她感到格格不入。只是，现在T恤的领口好像愈变愈高了，简直像件高领衫——还是非常紧的高领衫。当铃声终于响起，她微笑道了再见，赶在戴维追上她之前匆匆走出门外。

她迅速走进洗手间，将背包搁在靠窗台的地板上，把头探出窗外。罗芮儿呼吸着凉爽、带着咸味的空气，扇动T恤的下摆，尽可能让微风轻抚她的身体。午餐时反胃的不适开始退去，她走出洗手间，刚好来得及赶上下一堂课。

放学后，她慢慢地走回家，阳光和新鲜空气令她充满活力，反胃的感觉也消失无踪。第二天早上选择衣服时，她又回到原来的背心打扮。

生物课正要开始，戴维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。“介意我坐这儿吗？”他问道。

罗芮儿摇摇头：“平常坐这儿的女孩，整堂课都一边画着爱心的图形，一边在里头写‘史蒂夫’这个名字，老是害我分心。”

戴维笑了：“大概是史蒂夫·汤纳吧，他可是个万人迷。”

“我想，大家都喜欢风云人物。”她打开课本，找到詹姆斯先生在白板上写的那一页。

“今天还想和我一起午餐吗？还有我朋友。”他急忙补充道。